

嚴打新型恐怖組織 保障「一帶一路」安全

焦點縱論
林順潮



內地演員王星被綁架至緬甸「電騙團」事件，揭示出當今社會存在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大公報記者深入泰緬邊境調查，撕開了這一黑暗產業的冰山一角。在表面上看似和平安定的世界，竟然有如此猖獗的犯罪產業鏈在運作。這不是一般的詐騙案，而是涉及綁架、暴力、殺人的新型恐怖活動，是反人類罪行。各界期待有關部門及國際社會加強合作，採取一切可行的措施，堅決鏟除這一新型國際恐怖組織，保障國人安全，保障「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利益，保障世界安寧。

近年來，電騙問題不斷惡化，甚至發展成規模龐大的地下產業鏈。電騙集團利用一些人急於搵工、貪心的心理，以高薪工作、免費旅遊等名義，將受害人誘騙到東南亞國家，再綁架、轉運至犯罪老巢，一方面向受害者家勒索巨額贖金，一方面對受害者進行所謂「工作培訓」，實施

精神摧殘，強迫其加入詐騙行業。若受害者「業績不達標」，就會遭到毒打，一些女性更淪為性奴，有人甚至被殘害用於器官交易，因此「電騙團」可以說是人間地獄。

電騙不斷惡化破壞區域穩定

顯而易見，犯罪集團的運作模式和恐怖組織無異：有明確的組織架構和分工；有武裝力量；針對的是無辜百姓，無差別傷害；通過恐嚇、暴力、殺人等極端手段製造恐慌，嚴重危害社會安全和穩定。其所作所為，讓人聯想起當年的黑奴。當年的奴隸販子將非洲黑人販賣至世界各地，而電騙犯罪集團則把受害人當作他們的奴隸，在暗無天日被迫從事非法詐騙活動，淪為犯罪工具。

恐怖組織的定義，不應局限於是否「有政治目的」，而是更應該關注其手段和影響。而活躍於東南亞的電騙集團就是恐怖分子的新面孔，其危害程度堪比恐怖組織。

值得一提的是，東南亞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也是香港重點拓展的新市場。東南亞與中國互為最大貿易夥伴，

大量中國人到東南亞經商旅遊。中國人成為東南亞的建設者、得益者的同時，也成為不法集團的覬覦對象，這令人不得不懷疑這背後是否涉及其他的陰謀。地緣政治日益複雜，「一帶一路」一再被抹黑和「妖魔化」，「電騙團」幕後是否有其他外力支持？是否過華戰略的一部分？我們要保持高度警惕。

保護公民安全是每一個國家的根本責任。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國民在海外的安全，從當年出動軍艦為印度洋上的中國商船護航，到前年與緬甸政府合作，鏟除作惡多端的緬北「四大家族」，都彰顯了「人民至上」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宗旨。

緬北與我國雲南接壤，打擊犯罪集團相對容易。犯罪集團如今轉移至緬南的妙瓦底地區，正在大肆擴張。由於那裏離我國邊境遙遠，又是軍閥割據之地，涉及跨境腐敗等問題，要鏟除這一犯罪老巢難度較大。然而，只要精神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只要有決心，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首先，要提高對這一問題的認識，這不是一般的詐騙，而是帶有恐怖主義特徵

的嚴重犯罪；涉及的不是少數人，而是每年數以萬計。中國人、東南亞人目前是主要受害者。香港僅過去半年就接獲28宗相關求助個案，其中16人獲得營救，但至今仍有12人被非法禁錮，保安局專責小組日前往泰國跟進事件。如今，同類犯罪活動有如病毒一樣向全球蔓延，非洲、南美、墨西哥等地，都有了類似的犯罪組織。如果不盡快採取果斷措施，全球都會受害，歐美也難以置身事外。

就東南亞國家來看，嚴重犯罪組織的存在嚴重影響當地聲譽，嚴重惡化當地的營商環境。王星事件後，大量中國人取消春節到泰國旅遊計劃，對當地的投資也會卻步，泰國蒙受重大損失。其他國家面對同樣的情況，與中國合作鏟除惡符合東南亞的利益。就緬甸而言，對邊境地區長期鞭長莫及，相信會樂意與中國合作，打擊地方分裂勢力，加強政府權威。

已經成為全世界的「公害」

其次，就打擊犯罪老巢的手段而言，有許多選項。電騙依賴網絡、依賴電力，

一旦截斷電網，犯罪分子就無從施展其技。電網供應商明知其電力被用於犯罪而繼續供應，是否有從犯之嫌？要說服其合作是完全做得到的。另外，緬緬緬北四大家族及打擊湄公河黑幫，已為中國與東南亞國家聯手破案提供了先例，如果當地政府尋求中國協助，相信我國也願意提供支援。

恐怖活動是人類的公敵，鏟除恐怖組織、營救自己的公民是正義之舉，理所當然。事實上，以電騙形式出現的新型恐怖分子不僅是中國的痛點、東南亞的痛點，也越來越成為全世界的公害。而妙瓦底的電騙犯罪老巢，既是緬甸的恥辱，也是對人類文明的嘲弄。全世界正義的人們應團結起來，共伐之。

一個國家的力量，體現在經濟繁榮上，也體現在公民安全上。鏟除妙瓦底等電騙團區，不僅是為了拯救身陷其中的受害者，也是為了讓所有中國人、讓不同國家的人，到任何地方都享有安全感，這是「我為人人，人為我」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應有之義。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立法會議員

發揮雙幣優勢 拓展高增值服務

議事論事
嚴剛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近日聯同中國人民銀行（人民銀行）宣布，推出強化香港與內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新措施，旨在強化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地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本地人民幣存款餘額已突破1萬億元，人民幣貸款餘額亦接近7000億元，存貸款總額均達到歷史高點，顯示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交易中心，人民幣在香港金融市場的交易日趨活躍，作用日漸重要，離岸人民幣業務的發展對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發揮着日漸重要的作用。

隨着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加速，擴大人民幣在金融市場的交易種類與範圍，進一步拓展高增值金融服務業，將有助於吸引更多國際投資者，促進香港資本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多元化和容量，激活香港金融市場。這不僅能增強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還能推動香港金融市場的繁榮與發展，助力人民幣成為全球主要支付貨幣之一的國際化進程。

在本地人民幣存款額高達萬億元，及國家致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利好因素下，香港的港元人民幣雙幣優勢目前仍未能充分有效的發揮，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巨大紅利仍未得到有效釋放，如「港元—人民幣雙櫃台」交易模式的證券量未能增加，至今僅有24家上市公司採用雙櫃台模式；雙櫃台下的人民幣櫃台流動性欠佳，目前日均總成交額僅為7000萬元人民幣左右，顯然與香港逾萬億的人民幣存單規模不相適應。

釋放人民幣離岸中心紅利

因此，當局要積極利用此次與央行簽署互聯互通、融合發展的框架協議的改革契機，採取積極措施，大幅增加雙櫃台模式的上市公司數量，尤其加快

推動有內地背景的藍籌股中企上市公司，採用雙櫃台模式，在激活本地萬億人民幣存款的同時，吸引內地資本市場利用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等投資渠道投資香港股市，加速推進人民幣股票交易進程，擴大人民幣交易範圍與規模，並改革現行機制，為資本市場提供更多的人民幣衍生投資選項。

其次，「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對香港財富管理和資本市場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該計劃自去年三月推行以來，反響熱烈，吸引了眾多高淨值人士、商界精英和創新企業家的投資，增添了香港資本市場活力。政府數據表明，首十個月接獲高淨值人士、商界精英和創新企業家申請逾800宗，已獲核實符合投資規定的申請240宗，預計可為香港帶來的投資金額逾240億港元。

然而，目前的投資規定仍較為嚴格。建議計入投資總額上限的住宅物業投資門檻下調，將該單一物業的成交價由5000萬港元或以上，調整為3000萬港元，並將家庭成員及家族企業的資產納入資產總額，並將投資者的房產投資總額同比納入投資總額。此舉將有助於吸引更多國際投資者，同時也有助於提振穩定香港樓市，促進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復次，為了進一步拓寬香港資本市場的資金來源，提升市場活力與多樣性多元化，建議可爭取中央支持開闢放水，允許內地社保基金跨境投資香港的重點藍籌股成為一個值得考慮的政策選項。這不僅能為香港股市帶來更多長期穩定的資金流入，還能促進內地金融市場的深度融合與互動，並為內地社保基金創造投資機會並有望獲得穩定的收入。

再次，隨着全球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穩定幣及數字貨幣作為新型數字資產，在金融市場中的潛力和應用前景日益凸顯。為適應這一發展趨勢，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亟需積極應對並把握機遇。合法化並規範穩定幣的發展，鼓勵金融機構和科技公司研發符合市場

需求的穩定幣產品，盡快推動其上市交易，大力推動數字貨幣的發展，不僅能為投資者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資選擇，增強市場活力，也能為香港以新質生產力為發展動力的可持續高質量發展增添源源不斷的新動能。

最後，隨着全球對環境保護意識的增強，綠色金融已成為金融發展的新趨勢。香港擁有豐富的金融資源，要抓住這一機遇，進一步推動綠色金融發展，促進經濟轉型升級，積極應對國際社會持續發展變化的趨勢，積極探索內地與香港在綠色金融評定標準方面的相容，並促成兩地綠色金融認證的互認機制。同時，利用好香港跟隨歐美降息的窗口期，優化「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資助計劃」，並設立專項基金鼓勵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創新，吸引境內外機構在港增發綠債產品，為環保項目提供融資支持。

加強科技金融融合帶動轉型

在全球科技日新月異的背景下，創新和科技已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新引擎。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擁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具備科技與金融融合發展的獨特優勢和市場。通過加強科技與金融的融合，可以為香港的創科企業提供強有力的金融支持，也促進金融科技及有關市場機制的創新發展，並助力創科成果的商業化，進而帶動整體經濟的轉型升級。

同時，積極推動落實兩地快速支付系統，即內地的網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統（IBPS）與香港「轉數快」（FPS）互聯，增強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流動性，支持企業對人民幣貿易融資日益增加的需求，鼓勵企業把人民幣作為融資投資工具，進一步推動香港資本市場高增值服務業的穩定發展，強化香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領先地位，在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強化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

立法會議員

優化社會福利支出：居住導向的醫療福利改革建議

政策思考
關文珊

近日，梁熙議員在立法會上向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提出有關移居海外人士回港接受福利及服務的提問，指出部分已移民海外但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證的人士，回流使用香港優質且價格親民的公共醫療系統，這對香港本已緊張的財政狀況構成了額外壓力。

在香港，並不存在公民身份的概念，居住在香港的人可以擁有永久性（法定身份）或非永久性身份。

香港官方人口統計遵循由政府統計處制定的「實際居住」方法，根據在12個月內居住時間的比例來分出居民是常住或流動。該方法基於入境事務處的入境/出境數據，通過匹配計算持有香港身份證的人在港實際居住時間比例來界定。簡而言之，若某人在12個月內在港居住時間達到或超過一半，則被視為「常住居民」；若居住時間在六分之一至一半之間，則為「流動居民」；不符合上述兩者，則歸類為「非居民」。這一定義與國際人口統計的許多做法相融合，有助於更好地規劃市政服務，包括社會福利。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實際居住」定義與法定「永久性居民」的身份是獨立的。法定永久性居民的資格主要依據出生地是否在香港，或申請時過去七年以上的居住紀錄。

然而，作為香港永久性居民，他們除了享有居留權外，還被醫院管理局視為「符合資格享受公眾收費的人士」，可享受高達90%的公共醫療費用補貼及其他醫療以外福利。

使用「永久性居民」身份作為社會福利及優惠的標準存在一個缺陷：它可能涵蓋了長期居於海外的人群。另一方面，這也被視為吸引移民回流的一個優勢。早在一年前已有報道指出，醫管局高層曾向立法會議員反映，有移民港人回流尋求更廉價的醫療服務，希望政府關注這種對公眾醫療資源的潛在濫用。這些回流港人不少在多年前已移居海外，與香港的聯繫減少。

面對香港目前嚴峻的財政赤字和龐大的公共開支，不少市民都希望特區政府可以秉持審慎理財原則。

當前，特區政府可考慮重新審視是否需要在「永久性居民」的法律身份上，再增加「實際居住」狀況的項目，用作分配一般性的社會福利。

我們建議：

- 1) 進行先導數據研究，從過去24個月醫管局病人紀錄中去名只保留身份證及使用服務類別及其費用紀錄，通過強化現有的實際人口統計系統來識別其中「永久性居民」為「常住居民」，「流動居民」與「非居民」，以釐定「濫用」對公帑及公共衛生服務影響。
- 2) 若先導研究發現事態值得關注，醫管局可修改收費安排。針對上述永久性居民的三個類別作不同收費。這並沒有違反基本法第36條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享有依法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只是這些「非居民」優惠會大幅度減少而已。
- 3) 善用科技，例如透過「智方便」核實身份證，利用應用程式來計算實際居住狀況，以消除有關部門對於審核「實際居民」身份或會增加醫護人員壓力的憂慮。
- 4) 此概念可應用於社會福利優惠資格審查上，可行性在乎成本效益和社會認受性。為確保系統不受單一年度情況的影響，我們建議將居民身份的釐定以最近24個月實際居住時間比例來衡量。
- 5) 提高公眾對現行做法及其利弊的認識，是化解最近公眾關心善用公帑的急切性，特別是財政司司長正就新財政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展開諮詢工作。

在公眾的支持下，特區政府可審視及完善現行永久性居民可享受廉價公共醫療服務的相關規則，以適應當前的經濟形勢，並確保公帑用得其所，以建立一個優質有效的醫療制度，為市民提供優質醫療服務。

特區政府如何精準釐定香港居民身份，與時代科技並進，是管理一個公平合理及可持續的公共開支的重要原則。

香港大學統計系客座助理教授、雋悅工作室主席

資深評論員、博士

世界變局加速演進 香港需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知微篇
周八駿



筆者反覆論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第一層涵義是，16世紀至20世紀西方主導、世界重心在西方（歐洲、北美以及明治維新後「脫亞入歐」的日本）的大格局。進入21世紀呈現巨變，世界重心向東方（亞洲）轉移，人類邁向命運共同體。其間，疊加史無前例的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危機，交織人工智能突飛猛進，構成人類有史以來最為宏偉、最為複雜、最為艱難的轉變。

對16世紀至20世紀500年歷史做總結，不僅翻動這500年間各國各地的恩怨，而且涉及更長遠歷史。例如，俄羅斯總統普京

關於俄烏衝突就一再闡述俄羅斯的國家形成和俄烏兩國關係歷史演變。

千百年歷史與21世紀現實交織，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特徵之一。以斯拉斯判斷來觀照最近國際上若干事件，就容易理解。

路透社1月9日報道稱，針對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提議將墨西哥灣改名為「美國灣」，墨西哥總統辛鮑姆1月8日回擊說，不妨將包括美國在內的北美重新命名為「墨西哥美洲」。

在當天新聞發布會上，辛鮑姆站在一張來自1607年殖民時期用於描繪北美的舊地圖前，給現場人士上了一次歷史課。她介紹，北美在歷史上曾經被標記為「墨西哥美洲」。辛鮑姆說，「墨西哥灣這個名稱顯然為聯合國所承認」，她邊說邊指向舊地圖上的北美，「不過接下來，為什麼

我們不叫它「墨西哥美洲」呢？」

報道稱，辛鮑姆表示，將北美重新命名為「墨西哥美洲」是「開玩笑」。然而，這是嚴肅的「玩笑」。當天，在同一個記者會上，墨西哥前文化部長何塞·阿方索·蘇亞雷斯·德爾雷亞爾介紹說，「事實上，『墨西哥美洲』這一名稱從17世紀起就被用來指代（美洲）大陸的北部地方。」蘇亞雷斯·德爾雷亞爾強調，墨西哥灣這一名稱在國際上受到廣泛認可，並且，作為海上航行參考使用了數百年之久。

無獨有偶，1月6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法國駐外大使會議上，批評一些非洲領導人「不懂感恩」，沒有感謝法國在薩赫勒地區幫助打擊恐怖組織。2014年，法國在薩赫勒地區啟動「新月形沙丘」反恐軍事行動，以「反恐」為名向布基納法索、乍得、馬里、毛里塔尼亞和尼日爾派遣了數千名軍人。

馬克龍的言論，隨即招致非洲一些國家領導人反駁。1月7日，乍得總統穆罕默德·代比斥責馬克龍的言論是對非洲和非洲人民的「蔑視」。乍得外交部長批評稱，法國領導人「必須學會尊重非洲人民」。

同日，塞內加爾總理奧斯曼·松科在社交媒體發文，嘲諷法國沒有能力和合法性來確保非洲的安全和主權，相反，在破壞非洲國家穩定上頗有作為。松科稱：「二戰時若是沒有非洲相助，法國現在可能還是德國。」

馬克龍依舊懷抱西方優越論。他明白，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第一層涵義是，對16世紀至20世紀人類重心在西方，亦即西方文明主導人類之否定。其中，一方面具體表現便是，前殖民地國家清算西方殖民主義。近年來，多個非洲國家向包

括法國在內的多個西方國家駐軍下達了「逐客令」。西非國家科特迪瓦和塞內加爾的總統分別在2025年新年致辭時提出，要求法國從該國撤軍。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全球南方」訴求之一，就是消除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殘餘，真正當家作主。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三個時間維度（500年、二次大戰以來、20世紀「冷戰」結束以來）人類社會制度和世界格局的巨變，疊加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危機威脅人類在地球上的生存，疊加人工智能帶給人類空前機遇和挑戰，又呈現人類千百年歷史與21世紀現實交織。這一切，已使我們經受「風高浪急」，正在向我們撲來「驚濤駭浪」。認清這一切，香港特區必須自覺儘快完成自身再定位，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加快融入粵港澳大灣區。

資深評論員、博士